

“招行杯”礼赞70年·追梦新时代征文选登(一)

■前言：70年砥砺奋进，70年岁月如歌。为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充分展示淮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优异成绩和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淮北日报社和招商银行淮北分行联合举办了“招行杯”礼赞70年·追梦新时代征文活动。活动举办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引起了读者的积极参与。为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文艺创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繁荣淮北文艺创作，引导和激励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加快建设中国碳谷·绿金淮北，坚定不移地走好转型崛起之路，现精选部分佳作在本报刊登，以飨读者。

我家的红色传承

王明东

炮声消遁，弹雨暂歇。从1948年11月打到1949年元月，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终于以歼敌55.5万，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画上圆满句号。参加支前，披星戴月运粮、运伤员的父亲，回到家连口水都没顾上喝，丢下铺盖卷直奔祖陵。朝一座荒草萋萋的土坟前一跪，喃喃说道：“你老人家的血没有白流，天就要亮了，咱穷苦人要翻身啦！”言未了，泪先流，早已泣不成声……

那是1944年冬一个飘着雪花的清晨，30余名敌伪军突然包围瓦房村，抓走我的祖父王宏恩。第二天七八个乡亲带着好不容易连夜凑齐的10块大洋，天真地想把人赎出来。而从徐州鬼子监狱带回的却是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的祖父尸体。祖父早几年参加新四军，后因奶奶死得早，父亲当时才八九岁无人照顾，加上祖父已年过五旬，前线冲杀腿脚跟不上趟，就让他回地方任县委地下交通员。不成想被叛徒出卖。祖父心如明镜，落在东洋矮脚鬼手里，不当软骨头就必死无疑。只是不放心儿子，让送饭的伙夫给家传话：“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一定要跟共产党走！”这句话不只是遗嘱，也成为我家几代人的信仰和追求！

砸碎旧世界，建造新乾坤。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共和国新政权面临着百废待兴的艰难使命。我父亲被选拔到刚成立的供销合作社，他从心里感谢党，有着使不完的干劲。25岁，光荣地站在党旗下宣誓，成为全县供销合作社系统最年轻的党员。接着先是被提拔为乡镇供销合作社主任，随后又荣升县城的社主任。然而，在前程辉煌展开之际，一道

难迈的沟坎猝不及防横在面前。1962年春，国家为了恢复三年自然灾害遭受重创的元气，决定号召政府机关工厂的人下农村。农村的艰苦程度不言而喻，特别是刚刚从三年大饥荒噩梦中醒过来的人，更清楚农村和城市的天地差别。父亲和已有两年党龄在被服厂上班的母亲商量一下，毫不犹豫地给我们母子4人报了名。但出乎预料的是，我们还没从由县城到农村的变化中回过神来，半年后，父亲也辞职回到老家。后来听说，县供销社三天开了四场会，下放农村的干部人员指标落实十分困难。父亲蹦出句“我听党的！”率先垂范，下放人员名单也很快有了圆满结果。

生活似乎在故意考验我们一家。1963年夏，暴雨不住点地下了三天两夜，村庄田野一片汪洋，秋季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第二年春天还没到家，饥饿再次袭向刚刚缓口气的乡村，父亲脸色像灰蒙蒙的天一样阴沉。我们家面临缺粮境地，一个我该称呼舅姥爷的白胡子老头，送来一小筐七八个胡萝卜。长叹了一口气对父亲说：“唉，不穿皮鞋穿布鞋，不当干部当农民，你这是自找苦吃呀！后悔了吧！”父亲摇了摇头，没有回答。1963年水大，可面积不大，政府陆续从江南调来大米、白菜、藕等粮食蔬菜救援。我们一家和全村人一样，很快从困境走了出来。

生产队夏秋两季凭工分多少分粮。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上学。为了多挣点工分，父亲除了参加大呼隆劳动，还利用一早一晚喂生产队的几头驴。铡草、换淘草缸水、打扫驴圈，忙得脚后跟直踢脊梁骨。尽管这样，年终结算我

家工分总是排在后几位。当然分粮也排在后面。看到工分总是不如人家多，我再也不愿去学校，想在家修地球、挣工分。父亲大发脾气，说，国家建设需要读书的人，有文化才能有出息。为了贴补家用，家里养起鸡鸭猪羊，房前屋后种上丝瓜、辣椒。我放学忙着割草换工分，弟弟去放羊。“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农家生活虽不是那样富足，但全家人都渐渐遇而安，并乐在其中。储存记忆，永远值得回味。

1970年底，淮北市到萧县招工，我和弟弟招到朔里煤矿。事情来得突然，全家人甭提有多高兴。父母陪着我弟俩步行30华里，到萧县县城火车站。父亲说：“只能送到这里了，一定要听党组织和领导的话！”当时煤矿生产环境恶劣，下井爬高下低，要走四五华里才能到工作面。说是8小时工作制，连同班前会、更衣洗澡，至少10个钟头。但是，我深知这份工作多亏父亲老同事帮助，来之不易。在那个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一个农家同时冒出两个拿工资的工人，很可能整个县没第二家。我倍加珍惜，吃苦在前，第二年当上班长、团支书。但没忘记父亲往日教诲，有文化才能为国家多作贡献。经常从矿图书馆借书，《基督山伯爵》《静静的顿河》《红楼梦》等不少中外名著都是那时读的。书让我着迷，有时悄悄带到井下，歇工时看上几页。怕弄脏，用毛巾包裹。矿广播站每天播放的新闻稿件，我照葫芦画瓢，尝试写写。当第一次听到大喇叭喊出我的名字时，心情绝不亚于叫花子捡到块金元宝。

1978年，我写了一篇“四不像”，矿宣传部周翰藻老师修改成小

说，名字《请客》，赫然出现在《安徽日报》文艺副刊上。我知名度大增，不久借调到矿宣传部写报道。火热的矿山生活，矿党委和矿宣传部领导关心支持，使我的写作热情只增不减，在淮北矿务局十多个矿中，对外发稿名列前茅。淮北矿务局党委书记、局长都曾为我颁发过荣誉证书。接下来喜事连连，1984年省里下达为国企部分以代干人员转正的文件，我所在的矿推荐36人参加文化考试，6人及格，其中竟然有我和只上过初中二年级的弟弟两人。这件事顿时成为矿上头号新闻。父亲难得大方一回，八块八买了瓶茅台庆贺一番。第二年，幸运之鸟再次降临，淮北报从基层选调两人，其中有我。

报社在老市委大院办公，仅一层楼，条件不是太好。但人心思进，都在想如何把报纸办好。我边干边学，编辑之余见缝插针，写些“豆腐块”。1992年，有幸和一同进报社的徐寿山采写的通讯《三凤求凰》竟获得安徽省好新闻一等奖、江苏省经济好新闻一等奖。还先后被评为省优秀编辑，淮北市优秀共产党员，市先进工作者。血脉传承，家风熏染，大家庭发生很大变化，姐姐当上淮北市第一代女公交车驾驶员。当过渠沟镇副镇长、副书记的妻子获嘉奖证书一大摞，不比我少。女儿从戎，立过一次二等功，两回三等功，儿子进报社承父业。今年和我双双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1996年夏，我和父母登上北上的列车。5天前接到担任中央军委委员、上将军衔的总后勤部部长王克叔叔的秘书王志发电话，让我父母去京。叔叔从朝鲜战场回来，一直在大西北，曾担任过

21军军长、新疆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又去东北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军务繁忙，千山阻隔，老弟俩已近二十载从未谋面。见了格外高兴，回忆起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王克叔叔说：“小时候，二大爷（我爷爷王宏恩）经常讲八路军、新四军打鬼子故事。我想去当兵，是他连夜把我送去参加新四军。没想到我走后不到俩月，二大爷壮烈牺牲。”忆到伤心处，禁不住热泪盈眶。叔叔想留我们在北京玩个十天半月，父母怕影响叔叔工作，五天后便踏上归程。我和父母去解放军总后探亲的消息不胫而走，家里一下子比往日热闹许多，有人要父亲出面代加工军服，有人要求帮忙销医药，有人要我家入干股联办军需加工厂。还有个弟弟在部队的领导想让我们吹吹风，争取让弟弟肩上多两颗“豆”，并留下话，我家有事要办尽管说（当时因企业改制两个妹妹正面临下岗）。家庭会上，父亲一脸严肃：“你们的叔叔不是国民党的官，生意上的事、提拔调动的事，咱们不能张嘴，更不能指望这谋私发财。你叔代表的早不是他个人，咱们不能朝党脸上抹黑呀！”我二弟、侄子都穿过军装，何尝不想留在部队发展。想到父亲家规在先，谁也没给北京提过。即便叔叔问过家里可有困难，也没张过嘴。

岁月蹉跎，沧海桑田。今年十月一日，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老父谆谆教导，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任何时候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不能动摇。近百年无数事实足以证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家庭才有幸福哪！

最忆故乡，醉美南湖

周海燕

“相山秀，南湖美，一片景致好山水……”淮北市市歌唱出了南湖湿地公园的美丽，表达了市民对“掌上明珠”南湖的赞美之情，南湖以其秀美的景色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前年暑假，奶奶从老家南庄来城里避暑，我带着一家人去南湖玩。驱车向南，离城不久，我便说：“到了，下车吧。”奶奶说：“咋这么快？我还以为要好长时间呢，这是哪儿呀？”我说：“南湖啊。”“哪儿？”奶奶不太明白地追问。爸爸解释说：“就是杨庄矿的那个塌陷坑，以前咱们经常走的。”“哦，那我知道了，咦，怎么改名字了，这景色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奶奶又开始不明白了。我们听了奶奶的疑问都哈哈大笑起来，奶奶经常在大山里呆着自然不知道外面的巨变。去年的夏天，南湖又增加了赛龙舟和游泳比赛，又吸引了一大批人前去参赛和围观。南湖如此多娇，引无数游客竞折腰。

春天里来百花开，快到南湖把照拍。蜗居了一个漫长寒冷而又枯燥的冬天，人们都患上了林语堂先生所说的“春疟”，便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相城细雨土渐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百花盛开满南湖。相城，我生于斯长于斯，老家就在烈山的南庄村。相城，我从小小学都到此求学，四年大学就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现为淮北师范大学）。忆往昔，往事却不堪回首。犹记2003年的春天，我带着外地的大学同学到我引以为豪的南湖游玩。但是满眼所见，整个“塌陷坑”水浅浪污，土露石出，草枯柳秃，鸟哭人无。那些同学顿生埋怨之词：“这有什么好玩的？还不如我们那儿呢！”“费那么大劲，怎么来这么个破地方？以后再也不来了！”听了这些责备，我这个“土著”也无话可说，呆了不到半个小时便乘兴而来，扫兴而归，连张合影也没留下。真是尴尬至极！

大学毕业之后，第一次远离家乡，到阜阳教书。“山川信美非吾乡”，离家日久，思乡之情愈深，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家乡的一切。在外漂泊了八年之后，2012年，我终于通过教师招聘考试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故地重游，南湖变得不可认，“坑”已成“湖”，山峦翠，飞鸟翩翩，杨柳依依，鲜花朵朵。仅仅那个占地300亩的牡丹园，就拥有“景玉”“姚黄”“二乔”等65种名贵牡丹，够人游上半天，相机拍得没电，手机内存爆满。满园牡丹红艳艳、黄灿灿、粉扑扑、绿莹莹，姹紫嫣红，国色天香，令人驻足不前，目不暇接。正是：花开富贵，天地祥瑞，游人沉醉，徜徉不归。尴尬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今后再有朋友来访，我便会自信满满地带他们来南湖游玩了。南湖啊，你是我的骄傲，我为你自豪！

六月莲叶碧映空，南湖荷花别样红。至今犹记，夏日的那个傍晚，南湖的那片荷艳。2014年的时候，为了和我团聚，妻也从工作了八年之久的老家阜阳调来淮北上班。但是毕竟人生地不熟，心情难免有些失落。傍晚下班之后，我便带她去南湖游园赏荷。方方的荷塘，朵朵的荷花，层层的叶子，亭亭的茎秆，默默的流水，缕缕的清香。妻欢喜得很，便拿起手机拍个不停，然后又发到朋友圈。这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朋友纷纷点赞，惹得众人不停询问：“这是哪里啊？”“你去哪里旅游了？”“怎么——醉了醉了！”

南湖公园，园中有湖，湖面有桥，桥下有水，水里有鱼，鱼翔浅底。南湖公园，园中有湖，湖心有岛，岛上长有树，树上有鸟，鸟唱蝉鸣。

南湖公园，园中有湖，湖中有园，园里有花，花间有蝶，蝶舞蜂忙。

南湖公园，园中有湖，湖畔有屋，屋前有路，路上有人，人欢犬跳。

淮北山青水又甜，旧貌不觉换新颜。难忘故乡人最善，陶醉南湖美公园。故乡啊，南湖公园啊！你——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

眼中的“那片绿”

——记我的家乡淮北

宗晓蕾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吟诵着席慕蓉的诗歌，我伫立在相山之巅，极目远眺整个相城。耳边回荡着的是优美婉转的旋律“相山秀，南湖美，一片景致好山水……”这片坐落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的皖北小城，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简约、清新、干净，而又富有朝气活力，绚烂多姿……

童年记忆中的淮北祥和、低调、内敛。那个时候我们举家刚搬到淮北，这里的一切还等待着我去熟悉、去探索。在那段悠长的岁月里，从家到市一小的道路充满趣味和珍贵的回忆。记得第一次造访，是父亲陪我走过，路上谈话的内容时隔久远已经模糊，但我记得那是一位父亲对子女的关切和期望，以及殷殷嘱咐。之后上学放学的日子里，大多时候我独

立完成，步伐快速有力，并感知着所发生的一切，我觉得这个城市自有她的魅力、安逸与亲切感，当然也自有她的豪爽与洒脱。这种气质也影响着我、你、他，这里的居民们。

再接着我上了大学，是在长江之滨的舒适之城——芜湖。于我而言，家乡和这里产生的连接方式是开学季和假期回家的绿皮火车。8个多小时的车程，往返四年记忆犹新。车上也有很多淮北老乡，它承载的是年轻人的奋斗与追求，回忆与乡愁，还有那份对家乡的眷恋。

再往后，我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继续攻读深造。身临国际化的大都市，有很多惊叹和欣喜。但我记得那是一位父亲对子女的关切和期望，以及殷殷嘱咐。之后上学放学的日子里，大多时候我独

立完成，步伐快速有力，并感知着所发生的一切，我觉得这个城市自有她的魅力、安逸与亲切感，当然也自有她的豪爽与洒脱。这种气质也影响着我、你、他，这里的居民们。

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高校辅导员，一届届的新生和老生迎来送往，其中不乏很多从家乡走出来的学生。作为一名老师，这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职业幸福感已经与我的生活融为一体，我感恩从前老师的教诲和在这个城市所受到的教育，如今看着自己的学生成人成长才成功，这大概也是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传承与守望。

一阵幽香袭来，我从遥远的思绪中清醒。辉煌的城市夜景，逐步腾飞活跃的经济文化，淮北这座年轻而又富有张力和激情的城市正焕发出新的光彩，乘着新时代的浪潮阔步新征程、谱写新篇章。

2017年淮北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具有里程碑式的发展意义；同年淮北步入“高铁时代”，圆了半个世纪的高铁梦，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和舒适；淮北相山公园升级为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举全市之力打造的“绿金湖”更是集生态修复、资源保护、科学探究、旅游休闲为一体的绿金中央公园，也是国内地市级规划面积最大的水上休闲度假区，这样大手笔的塌陷坑治理，无不彰显着淮北人民朴实、力争上游的干劲。

此外，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引领下，淮北还兴修了多条健身步道供市民锻炼休闲；近年来，淮北在中国碳谷·绿金淮北的理念指导下，大力推进城市发展转型，从各个层面助力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旅游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淮北正在成为一座更宜居、生态、环保、现代的“新城”。

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能源新城亮天下，口子美酒千家醉……”我身旁的将军亭平静泰然巍峨，让人不由得想起70年前这里的战争硝烟，革命先辈们为了安定祥和的生活奋勇杀敌、一往无前。如今在书写“中国梦”的新时代，淮北人民依然秉承着勤劳、勇敢、进取、拼搏的精神和姿态，用时代的旋律与歌声迸发出淮北的豪情，用源源不断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展现古老相城的新貌和盎然生机，用发自肺腑的点滴共鸣抒发对她的深情、感怀和赞美。

淮北，我的故乡！你是我眼中的“那片绿”，时刻闪耀着生机、孕育着希望；你是我心中的“那道光”，点亮回家的路，温暖追梦的心。



相城新貌 ■摄影 刘传德

说句实在话，我曾游过杭州的西湖，赏过徐州的云龙湖，去过济南的大明湖，到过合肥的翡翠湖，但是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咱中国碳谷·绿金淮北的南湖。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荷冬有雪，风光四时各不同，皆是南湖好时节。那山，那湖，那园，那景，惹人赞叹不已，让人沉浸其中，令人流连忘返。

南湖公园，园中有湖，湖面有桥，桥下有水，水里有鱼，鱼翔浅底。南湖公园，园中有湖，湖心有岛，岛上长有树，树上有鸟，鸟唱蝉鸣。

南湖公园，园中有湖，湖中有园，园里有花，花间有蝶，蝶舞蜂忙。

南湖公园，园中有湖，湖畔有屋，屋前有路，路上有人，人欢犬跳。

淮北山青水又甜，旧貌不觉换新颜。难忘故乡人最善，陶醉南湖美公园。故乡啊，南湖公园啊！你——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